



岭上木荷开

| 王土龙



南方初夏，湿热难当，群芳隐退，草木葱茏，闽南山间的木荷却毫不辞易炎阳的直射和风雨的无情，从从容容地开起花来！

木荷被誉为“长在树上的荷花”，因其花朵神似袖珍版的白荷而得名。她花开五瓣，花瓣洁白似玉，花蕊嫩黄如金，宝相庄严，就像菩萨脚下的莲台一样圣洁。她的花香恬淡素雅，若有若无，只有贴近花朵时才能嗅到其独特的气味，但连片怒放时却愈远愈清冽，和“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荷花十分相似。木荷渐次花开，起初只是零零散散，但几天的工夫就变得轰轰烈烈，花朵争先恐后地盛放，千朵万朵压低了枝头。举目望去，一朵朵聚成一树，一树树连成一片，繁花成海，气势磅礴！晴天丽日的初夏，远望绵延的群山，当看到黛青色的远山笼着一层若隐若现的淡淡白雾，那便是漫山遍野的木荷林进入盛开了期。

在闽南一带，木荷花被称为“柯仔花”，花期约半个月，正处在立夏和小满两个节气之间。她不仅可以当作鲜花和园艺花卉去观赏，还能够提示季节的转换。木荷开花时，天气冷暖不定，有时骄阳当空，气温骤升；有时冷雨一下，气温断崖式下降。有生活经验的老家知道，只有当木荷花落尽，真正的仲夏才会来临。

木荷来自山野，却有一定的文化内涵。木荷别称柯树，又名荷木，在喜欢玩谐音梗的古人看来，有“和睦”的寓意，象征着生活和谐美好，因此人们

爱之敬之，甚至将她奉为神话传说里的神树。早在先秦时期，《山海经》就有关于她的记载。《海内西经》篇这样描述道：“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在这段文字里，“木禾”就是木荷，是传说中生长在“万山之祖”昆仑山的神木。清代李汝珍由此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在他的《镜花缘》第九回中虚构了一棵高大的木禾树。这棵木禾树高五丈，树干要五人才能合围，可以结出长达五寸的果实。

木荷来自山野，但绝不是一般的树！她生命力顽强，从不挑生长环境，耐瘠耐旱，是山野的拓荒者和先锋物种。贫瘠的不毛之地、缺水的山脊、陡峭的危崖、破碎的乱石地，常常可以看见她傲然挺立的身影。但一扎下根就不怨天尤人，一枝一叶独自顽强生长，在不经意间就从一抹绿长成了挺拔的大树，耸立在山间。木荷树干通直，枝繁叶茂，四季常青，凌霜傲雪，无惧风雨，与松柏一样有着正直坚贞的高洁品质。

至于木荷的蒴果看似无用，孩子们却自有妙用。木荷蒴果呈扁球形，十月成熟，褐色木质，五裂的开口就像个五角星一样，经冬不落，直至暮春仍在枝头。将蒴果的果柄去除，再从裂口处插入一根尺寸合适的树枝，就是一个简易的陀螺玩具了。早年间，上山放牛和捡柴火的孩子们忙里偷闲，就要制作这样的陀螺一起玩斗，直到夕阳西下才各自归家。

小小木荷树，出身山野，生性淡泊，不矜不伐，抱朴守拙，风华绝代却深藏不露，实在是不一般的树！在这风雨送春归的浅夏，岭上木荷花开成海，昂扬着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正以最热烈的阵仗礼赞着生命和自然！因为，连她们自己都知道，走遍山间乃至人间，恐怕再没有开得如此宏大，如此繁盛，如此令人叹为观止的花海了！



见面孔

| 纪炳琪

陈老师去一所乡村小学支教。

一路颠簸，到那所学校已是午饭时分。陈老师找到了食堂。正在吃饭的老师赶紧迎了过来，把陈老师拉上了座位，拿碗筷的拿碗筷，盛饭的盛饭，仿佛老朋友一样，吃着，聊着，眨眼间一餐饭就结束了。

那一晚开始，陈老师在学校安了个窝。

一觉醒来，日上三竿。陈老师来到班级时，班里书声琅琅，班上学生不多，比城里班级的学生少，她觉得有些冷清。一位“小老师”站在讲台前有模有样地领读着，见老师在门口也没停下。陈老师走进班级，“小老师”喊了声起立，座位上的学生齐刷刷地站了起来，整齐划一地喊了声“老师好”。陈老师靠近讲台，扫视了一下班级，深深地鞠了个躬。

这是第一节课，陈老师不准备上课。陈老师拿起讲台上的毛巾，毛巾下有一条硕大的毛毛虫如重见天日般喘着气爬着。陈老师正想伸手去抓，当意识到是一条虫时，吓得面如土色，张嘴刚想喊“啊”，转念一想，大声说：“这是谁落下的玩具虫，要送给老师当见面礼吗？”陈老师提起了毛毛虫，当着学生面甩了甩。

“乔东，上来，把虫抓回去。”一个女生大声喝道。

第三组最后一桌的男生冲上讲台，从陈老师手里接过毛毛虫，扭头对陈老师笑了笑，“也有老师不怕毛毛虫”。

陈老师拿起毛巾，慢慢地擦了擦桌子。班级里出奇的安静，像暴雨来临一样。陈老师偷偷地转了个身，呼了口气，露出了一丝笑意，说道：“这个见面礼不错，把我对昆虫的喜爱又勾起了。班上还有谁喜欢小昆虫的，举个手……”

班上学生个个抬头挺胸，竖耳倾听。陈老师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堆关于昆虫的知识和自己小时候捉昆虫的趣事。下课铃响时，陈老师的话语戛然而止，掌声不约而同地响起。

学生向陈老师围了上来，陈老师不等他们靠近就拔腿走了。学生们若有所失。

后来陈老师与班上的学生像铁哥们一样，学生常常对陈老师说些家长里短，“妈妈和爸爸吵架了”“爷爷说我考全班第一带我去城关玩”……学生们有说不完的话题，陈老师边听边笑。更多时候，陈老师觉得这些学生挺朴实，心里都有自己的想法……想着想着，陈老师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陈老师怕坐车，平时很少回城里。于是，陈老师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下午放学后，陈老师就让学生带路去家访。不出一个月，班上学生的家，陈老师都走了一遍，对学生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先前拿毛毛虫吓唬陈老师的乔东是一个留守儿童，与年过七旬的爷爷一块生活，爷爷没精力照管他，乔东整日在山上、田野里掏鸟窝、找山果。乔东爷爷抓着陈老师的手说：“让乔东的心收一收，多认几个字，不做睁眼瞎。”看着乔东爷爷，陈老师眼眶一阵潮湿。乔东在一旁低着头，仿佛做错了事一样。

学生们显然是喜欢上这位从城里来的老师了。他们像经过商量似的，隔三岔五地从家里带些时令果蔬：地瓜、土豆、花生……虽然东西不是很多，地瓜只是一小个，花生也就是三五颗。陈老师起初很生气，也在班会上强调过，“谁再给老师带东西，老师就生气了。”没有收到效果，陈老师只好不了了之了。

有一回，一位上了年纪的家长竟提了一篮子青菜来到陈老师的班级，放下篮子就走。那段日子，家长和学生像商量好了似的，不是送几个蛋，就是塞来一两个水果，或者几块白粿……

每回这时，陈老师都会想起第一堂课上，那只毛毛虫。但陈老师想不明白那时哪来的胆，竟然敢把毛毛虫提起来。



母亲的缝纫机(外一章)

| 林秋蓉

粉片划出多余的部分，剪刀“咔嚓咔嚓”，裁剪布料的声音和她的唠叨声洒满明净的午后。

念叨声在踏板勒住缰绳的时候戛然而止。她扶了扶老花镜，凑近缝纫针脚，一根线在线手中艰难地穿过针眼，旋即娴熟地拉着线绕到另一头，继续推着衣料向前，身子随之慢慢前倾。中止的念叨声，随着缝纫机的轮子又滚动开来。

几乎没有一件衣服不经过她的修剪，要么长了，要么宽了。滚动的缝纫机轮是深耕岁月的犁铧，母亲的碎碎叨叨是一箩筐又一箩筐的人间烟火。

晴天

碧空如洗，清澈的溪水在窗外流淌。

我坐在屋内，为不成调的诗行发愁。女儿在绘本和磁力棒间玩乐。

母亲凝视着白云四起的窗外，对我讲：这样的日子过后，常会是雷阵雨天气。那会儿我怀着六个月的你，扛着锄头去秧田排水。大好的晴天说变脸就变脸，刹那间天昏地暗，一道闪电突然打在我一锄头掘下去的地方……

女儿哇的一声号啕大哭。不知是因为外祖母讲得生动？还是闪电的恐怖？女儿豆大的泪珠止不住地掉，母亲抱着安慰她。

女儿、我、母亲，以及院中白玉兰振翅欲飞的花瓣，我看着这一切被装进墨绿的帆布袋里。那位心浮气躁的邮递员，大步流星地跨入云海，迸溅起无数浪花。



墨痕里的父亲

| 许健辉

七岁那年的梅雨下个不停，红瓦屋顶上的雨总把天井敲成碎银铺就的鼓面。父亲唤我进书房时，老旧的地板会发出“吱呀吱呀”声。他揭开木箱盖的瞬间，墨香混着木香味漫出来，像揭开一坛封存已久的佳酿。

“今日教你写‘永’字。”父亲的声音落得轻，却比檐下的雨帘更绵韧。他手腕翻转时，狼毫在宣纸上游走的“沙沙”声，让我想起后院桑树上的蚕宝宝。起笔如苍鹰掠过稻田，顿笔处似村后老榕树的虬枝，最后那一钩，竟像极了晒谷场上弯钩的镰刀。我盯着那个活过来的“永”字，忽然觉得每个笔画都有了心跳，横是田埂，竖是竹篱，撇捺分明是屋檐下斜斜的雨脚。

轮到我握笔时，父亲的手掌裹住我的小手，掌心的茧子蹭过我虎口，像春末的桑叶擦过指尖。“别怕，跟着我的力道。”他带着我落墨，可我的手腕僵得像晒硬的棉线，第一笔就洇成个墨团，像只笨头笨脑的小蝌蚪。我鼻尖沁出汗珠，眼泪吧嗒地掉在宣纸上，晕开更小的墨花。

父亲却笑了，用拇指抹去我鼻尖的汗，抽出一张毛边纸：“你看，墨浓时像火烧云，淡时像晨雾。”他蘸着半干的墨，先画了抹黛色远山，又添几丝鹅黄柳丝，墨迹在纸上渗开，竟有了春山如笑的模样。“写字如走路，心稳了，笔才稳。”他把笔重新放进我掌心，这次我感受到他的力道像条潜流，从臂弯漫到笔尖。当那个歪歪扭扭的“永”字终于站稳在纸上，父亲眼里亮了起来。他小心折好纸，夹进泛着霉斑的《颜勤礼碑》，说这是我写墨的“初遇帖”。

后来，书法成了我的月光宝盒。初三那年考砸的夜，我在书房写“长风破浪会有时”，浓墨是心口的块垒，飞白是少年的叹息。墨汁在宣纸上开成苦楝花，父亲悄悄添来一盏乌龙茶，茶雾氤氲里，他鬓角的白亮得像宣纸上的月光。

上大学时，父亲往行李箱塞了块老砚台。砚角被磨得温润如玉，像他常年握笔的指节。在异乡狭小的书桌上，用带来的狼毫写家书。笔尖在砚池蘸墨的声响，竟与老屋书房的雨声重叠。信纸洇开的墨云里，恍惚看见父亲翻字帖的手，指尖沾着些陈年墨香。

去年隆冬，老屋面临拆迁。我执意搬走那幅“学海无涯”匾额。如今它挂在新书房的白墙上，裂痕里嵌着二十年前的光阴。某个春夜，绿萝的藤蔓拂过砚台，我忽然想起父亲教我研墨的场景——清水滴进砚池，墨块旋转着舒展筋骨，像他当年在宣纸上舒展的“永”字。墨色在水中晕开，是岁月的涟漪，亦是父亲藏在墨痕里的温柔。

此刻台灯下，绿萝影子在砚台上晃啊晃，像父亲当年握着我的模样。那些被墨香浸润的时光，原来都藏在笔尖的顿挫里，藏在砚台的细纹里，藏在每个“永”字的勾画里，只要提起笔，就能看见父亲站在时光那头，目光温如春水，说：“墨要浓淡相宜，字要筋骨分明，人要顶天立地。”



南坑瓷韵

| 叶森岚



窑址尚存一些形状完整的匣钵、垫圈。

南安西南郊，东田镇境内群山如黛，古木参天，清流潺潺，蜿蜒的蓝溪与山道并行，奔流汇入晋江。这片土地滋养出了千年窑瓷文明的璀璨之花——南坑古窑。

现存的古窑遗址，除了海丝物源地之一的南坑窑址，东田镇辖区内还发现有高山窑址、后坂窑址、汤井窑址等累计32处，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窑瓷王国！怎不令人浮想起昔日“窑火照天红，窑烟遮蔽日”的盛景？

推开重重叠叠的时光之门，一抹云烟“夺得千峰翠色来”，仿佛宋时的月光温柔地洒向南坑窑，流溢成窑瓷的青衣。

采矿、春泥、拉坯、刻花、上釉、窑烧，软泥与烈火缠绵，水和火将泥土幻化出新的生命形态。以青瓷、青白瓷见长的南坑窑瓷，包容了山色的青黛，溪流的碧绿，为窑瓷上晶莹清亮的釉色。碗、瓶、罐、粉盒、香炉、器盖、水注、执壶……这些日常器皿仿佛都成了有灵魂的活物，在窑炉里生枝发叶，绽放出夺目的光彩。

南坑窑胎质致密坚硬，内外壁绘有莲瓣、菊瓣、草叶、缠枝、牡丹等图案。一般使用篦划纹、直条纹、卷草纹、篾纹和弦纹等技法来表现，篾刀下线条如蛟龙游走，直线清朗简洁，繁而不缛，弧线上下回旋，如凤尾悠长婉转，形神兼备。釉层薄而透亮，呈青黄、青白色，质地细润，貌若“雨过天青云破处”，洇开了千年风烟。泥器施青釉不及底，拙雅之趣与质朴之美并蓄。其中，篦点划花青瓷最为惊艳，这种瓷片在南坑窑址上屡见不鲜。相传公元15世纪，日本“茶汤之祖”珠光禅师喜

好中国茶文化，对中国篦点划花青瓷茶盅情有独钟。其器形为圆唇、敞口、深腹、圈足，碗口以下弧状内收，碗底露灰白胎，内壁刻画有花草纹饰，间辅“之”字形篦纹路，器外通体刻画折扇纹路，其色为枇杷黄，釉面密致光亮，开细冰裂纹，甚为古雅独特，被日本学术界誉为“珠光青瓷”。

对南坑窑瓷的所有描述，都不及实物在眼前的珍贵动人。在南安市博物馆，保存着南坑古窑出土的宋青釉划纹瓷碗、青白瓷凤首水注、青白釉莲瓣炉等器皿。深埋地底的黑暗并没有让瓷器失色，青色瓷面宛如一泓流着绿波的清泉，依然熠熠生辉，独特的青釉色、肌理、造型和流畅清晰的纹饰，可窥见当时民窑瓷器工艺之精湛，亦展现了宋人的审美艺术与情趣。捧读这些重见天日的青瓷，南坑古窑昼夜不息的烟火有了具象的表达。

不知何时，缕缕的窑烟随风远去，燃烧了数千年的窑火渐渐沉寂，堆积如山的碎片在岁月的冲刷下，与黄土融为一体。根据推测，南坑窑走向没落，或与元末战争频发、特大地震、黑蜂成灾等各种天灾人祸有关。

如今，身处“世外桃源”的南坑古窑在旷野里点亮黑夜，一座沉睡的瓷器之山被叫醒，南坑窑的复窑创烧项目提上日程。随着现代非遗传承瓷艺制作的炉火纯青，已经能够通过使用原矿釉，高度还原宋代南坑窑青瓷的品质与颜色。也许再过不久，在南坑窑址的废墟上，还会有窑火重新燃起，让千年窑瓷的神韵再放光彩。